金壘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曹沫刼齊桓盟

曹沫爲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益喪地及柯之會齊桓公方與莊公盟沫執匕首歷級而升刼桓公於壇上求所侵魯地桓公許之已而悔之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此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此一事也葢魯以刼得地齊以信市人魯之得爲失齊之與爲取矣异哉沫之爲魯顧將與藉齊也魯之葢曾不能蚤甲而爪喪焉可誅也魯猶有司寇之法在其得免於討乎夫堂堂乎將帥之雄而盜賊之靡乎失氣於旗鼓之間而逞志於樽俎之際乎三軍之寄以扞圉也戰而喪地戰而還之卞莊孟明功無書焉刎於行刼薄人於險非仁也掩人之卒非勇也小國而怒强

敵。非計也。且夫耻匹夫有後顧而况震白國之主耶。沫之志。曰得地而已。三敗之土地。非宗諸桓公之衣帶而有也。沫之能以一七首乗齊於壇之上者。時也。壇之下。雖有百沫。猶置孤豚豕焉。使桓也壇之上而許之。壇之下而悔之。國之中。將悉呼諸侯之師而致討焉。則如之何。沫復欲以七首抗。能乎。其不能也。曾何以存。當斯時也。食沫之肉。庸足贖乎。孝而齊方以信懷諸侯。因以沫餌而漁天下也。沫且以為得地而前三敗之耻失矣。然而為曾

計者得地之辱孰與喪地師而喪地會在劫而得地會亡何也禮義信會所以國也兩君好會三等之階揖遜而登玉帛之贄交相入也尊罍之歡交相舉也一夫挾其區區螳蜋貐突咄嗟而來劫脅萬乘將有所求謂會志耶則狡而貪惡爲乎宗國爲自沫耶而君不禦即國有不遑之夫而朝有不令之士也則莊公奚君焉以禮舉而阻之以兵以義合而邀之以利盟而詛諸鬼口之丹猶濡也而叛之矣周公之魯何如者而忽焉喪之復會之地

尺寸也顧喪其所以爲魯豈尋丈之間已哉且夫土地者固非齊之所愛也齊之所愛求得天下之諸侯也桓公嘗伐山戎道燕燕君送之出境涉齊地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桓公誠求諸侯即已之土地不愛而况魯有邪以齊言之得之於魯復之於魯齊無失也而顧瀆然以市厚於天下之諸侯以魯言之失之於

齊取之於齊。魯未始得也。而不免爲盜賊之國。於是乎魯之辱。不止於三敗。而齊固已萬勝乎天下矣。則沫之爲也。甚矣沫之罪可誅也。或曰。然則管子之所以勸其君則何如。曰昔孔子爲魯大司寇。齊景公與定公。好會夾谷。犂鉏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公。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堦而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沫乎亦柯之會。之萊夷哉。魯乃爲夷狄之道矣。管仲之相齊。使出於危父之舉。則沫之首足將異

卞莊管仲爲將三北

門而望知求土地

昔卞莊子養母嘗爲魯將三戰而三北齊管仲亦曰吾嘗爲將三戰三北而鮑叔牙不以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家之孝子國之敗將耶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予謂人子苟不敢以其親之身許人當辭爲將若之何受人之推轂而以輿尸乎

管仲不薦鮑叔爲政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

叔君子也。不可以爲政。其爲政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於是仲卒。隰朋亦卒。公遂委政於易牙開方豎刁。而齊亂。陳子曰。惜也。齊無以鮑叔爲政也。使叔也相。齊無三子之亂矣。何也。曰以其好善而惡惡之甚。知之。以其好善而惡惡之甚。見一惡。將終其身不能忘。而能忘三子哉。或曰。然則仲蔽賢與。曰否。仲蓋爲叔之不能并容。而畏卒禍之也。是仲過爲叔計。未及爲齊計也。或曰。爲齊計者。用叔迄無三子之亂與。曰事未

後宮盛色則賢者徵女謁旣昌斯讒夫進

可知也。蜀董允秉直匡主。義形於色。諸葛武侯薦允爲侍中。武侯死。而宦人黃皓畏允。不敢爲非者。終允之世。用叔亦齊之董允異。事未可知也。惜也倚之爲齋計。而不及武侯也

后宮盛色。則賢者徵。女謁旣昌。斯讒夫進。德與色好之所不兼與。是其可不眷耶。談者無室而難於庭鹵莽潤畧於君之身心。而紛覈於用人行政。則倒矣。李泰伯之詩曰。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昔者桓公宣婬。管仲實慫之。以爲不害霸也

以苟容其身。而倖一時之功。卒釀禍於身後仲幸先死耳。即其身在。無必免者徒以有六人耳。而容更六耶。王荊公詩曰。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惟佞人爲能養君之欲故凡所以用宰嚭者。爲有西施也。有西施而後宰嚭用縱誅一宰嚭。天下遂無宰嚭耶。此皆不循其本昧沒而云爾也

里革更書　泗罟

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予莒太子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流之夷。又宣公濫於泗淵。革

斷其呂而棄之曰負方別孕而行網呂貪無饜也二事皆後世人臣所難而里革優爲之其賢矣夫然予以爲斷罟可也更其書則不可爲人臣者其君違則弼之甚則諍之若書而更是尸其君於國而自爲令也是與君爲君也開僭僞之端啟陵遲之漸不可止矣柳子曰盍若授僕人以入諫之善耶或曰引筆而塗秉燭而焚事不有大於此者乎曰戈於過舉不可以嘿而聽也迫於遂事不可以待而弭也於是乎有不得已焉亦斷罟者類也若

趙穿弒其君靈公而宣子反無一言

棄君之令而自爲之書是矯制也是擅命也是與君爲君也按左氏莒太子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無里華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聲其罪也趙宣子於是能奉天討矣其不謬

沒於君臣之際矣故此一宣子也異時得辠出奔而其宗人穿殺其君靈公而宣子友也無一言焉夫可以不煩軍吏之力也而尼何哉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討而隣是師乎且宋之伐誅有罪也聲之鐘鼓正其名也索賂而還又與立其罪人而成之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雖曰此林父之以也然盾固已不堅於大義矣或曰夷皐之立也非宣子意靈公蓋不忘也宣子知之故爲宋之討以見義於靈公而又知公之終弗吾子也則又乘時以

假手於賊而甘心焉曰莫余毒也已則又偃然視息於天下曰弑君者我何知焉狡巳哉夫寪氏之賊不曰羽父斃高貴鄉公於車中者賈充成濟歟唐昭公之弑碭山之為也然則桃園之逆固不得委之穿矣穿之手盾之心與直哉太史氏不鍾不鼓乃以筆伐盾也誅其心懸之簡冊無容更焉盾保首領而罪不滅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為賊首糾然與一國之讎而汙其宮瀦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斯報

亦烈矣。宣子之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夫度君臣而及天地。固不可也哉

晉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程嬰不死而孤立。人勸嬰毋死。嬰死嬰以一死報公孫杵臼也。漢遣趙王偃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先死。貫高獨不死而王已白。詔赦高令勿死。高死。高以一死赴趙午等十餘人也。人生惟一死。死尤不欲以此賒負人。古人重信義至此。宋張泊事南唐李煜。宋師至城陷。泊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光祿使陳喬

同共閤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又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者。不死將有以報也。及入宋。洎遂顯用。而反倚勢丐索煜。亡已。煜貧甚。至以白頮面器與洎未滿意。宋天與宋末第進士。未仕而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為自全計。天與不聽。迺結義兵。誓復州邑。兵敗。詈敵而死。初與將作監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死國。亡何趙謝二人皆食元祿。而天與獨踐約。一門自盡者十七人。

本朝建文中。靖難師逼。胡廣楊士奇諸公。與周公
是修。皆先期約同死。及師至金川門。周公自經於
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而諸公相帥勸進。皆躋華
要。陳喬死。張泊獨不死。袁天與死。謝昌元趙孟頫
獨不死。周是脩死。胡廣諸人獨不死。人各爲其至
死。死義耳。三公何所不足。而取償於人之同死。爲
顏如泊與謝趙胡楊諸人。抱此睽負。雖其生富且
貴。要自不能無愧恨處。它日雖竟死。亦亡面目見
陳袁周諸公地下耳。以此見人此一死。要得其所。

誠不足多愛恤。苟愛死。避死不可。况百年之內。終不可逃。而書之信史。徒令清議之士。至今猶以筆舌督過諸人。雖既死。不足償。負爲可惜也

晉弒君
衛出君

春秋晉人殺其君厲公。遇人以告魯成公在廟。問曰。臣弑其君。誰之過也。里革對曰。君之過也。衛人出其君獻公。晉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魯昭公出遜於乾侯。季氏出之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

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或曰君臣之際嚴矣爲人臣而至於放其君而弑其君而二三子者之對曾不以爲不可也且或以過其君而甚之則何君豈所以維世扶教與曰君臣之際嚴矣君而可放也者必桀其君而其臣湯可殺也者必紂其君而其臣武湯武桀紂不並世而有也則君君而臣臣可矣晉之殺厲公也衛之出獻公也魯之逐昭公也以亂臣姦庸君逆之大也又何問乎雖然乃二三子之言之則

有問矣。里革師曠，對其君之言也。告其君。將啟之以不於常之命。不可恃之尊。以怵其心而作之儆。以成乎其爲君。蓋昔者孟子之所以告宣王也。不猶可乎。若晉之六卿。魯之三家也。六卿之趙。猶三家之季也。趙簡子之問。亦隱然有將之心焉。而墨也實慫慂之。史以懼亂臣。而墨以佐逆導亂。其亦異乎董狐之爲史矣

齊崔杼生成及彊。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

忌厲晉季氏患叔之厚以為薄

所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勸崔子弗與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魯叔孫穆子卒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崔慶於齊脣齒也叔季在魯手足也為慶氏者則利崔之薄以為厚為季氏者則患叔之厚以為薄藩牆之內而各有心難與處矣夫何手足脣齒之不相為乎或曰固天道也夫能以同

惡而終始者與有幾。且夫四家不合。則二國不分。天固塞二子之衷而奪之鑒。使讒人交鬪之。而以自稔禍也。不然。所以過齊魯者未歇也

齊景公惡死

左傳。晏子侍齊景公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韓詩外傳。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史記。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自有生以來未有無死者。景獨何感之深耶。顧獨有不

死者其德施於民浹於其心則文武成康沒世而不能忘蓋死者其不可傳者也其可傳者死耶公也有馬千駟死之日即民無德而稱焉其生也而億兆之人詛之惟恐其一日之生若是而徒死憂亦末矣

晉國語曰欒懷子敗桓子之行脩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於楚繆乎其窺測天道之未嘗者耶將使爲人子者不孝而有父之惡束手跂足而禍耳蔑繩祖之志弛幹父之心矣且武子之福不足

以延其孫而桓子之罪乃必及其子是善無延世之賞而惡有及嗣之罰非天道也桓子之汰也以武子之德而免懷子之脩也以桓子之罪而及抑禍淫福善之俱爽也謂天不夢夢乎

吳有負薪者與延陵季子交讓地金是負薪者之節競爽於延陵氏也吳多人哉亦季子之風類與季子處其身讓千乘之國以遺金予人故負薪者唾其居之高視之下且吳介公子歷聘於諸侯以知人稱顧於吳獨不知有負薪者何哉毋亦昔人所

謂目論者耶然人亦故難識迷之人而欲素熟於公卿尚難矣既翳其身而藏焉人知弗知曷預弗取之可也投鐮於地瞋目拂手非也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先王之制也夏有葛冬有裘苟不能葛亦安事裘裘於五月揭然以負異於人曰五月負薪衣羊裘非杓之人與故曰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

楚申包胥哭血秦庭七日而卒以秦師敗吳救楚復楚其節偉矣其功烈卓矣近攷越語胥使越問越

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於是越王曰諾而召五大夫謀所以戰而伐吳則是越之伐吳胥實與其謀胥楚使者也非使命是共而與知人國事何其爲區區猶不忘宗國之恥也乎故此申包胥也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胥爲楚無幾餘欠矣子房借漢以滅嬴滅項以爲韓報也嬴項滅而無救於韓亡胥楚存而

伍子胥伐[illegible]

嗟歟二子之忠智鈞而良猶為獨哀其不幸也哉

伍子胥入吳欲道吳以伐郢而脩己之怨於楚也吳公子光曰不可子胥知吳公子光之怨王而冀得其處也則進專諸使公子光享王因置匕首魚炙腹中而甘心焉公子光立是為闔閭以伍子胥為行人伐楚殘毀楚是役也子胥之志也君子曰毀人以自全也敗人以自成也仁者勿為况將亂人之國以徼幸匹夫之志弑人之生君而已自為其死父乎夫苟可以得志而已矣又何有於君然則

越有刑政

鐲鏤之賜也固亦長有與時之匕首在也且夫事君者無外交徇國者無內顧而胥也功成不顧幾見弗圖既諫伐齊勿聽乃復爲之使於齊又屬其子於齊之鮑氏是讒口百抵而胥且設之蠍而助之攻其及宜矣

史記吳世家越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此語蓋必有受而左氏傳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予之地季孫懼使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illegible]

且復用事於越何小人之多幸哉然呂覽云越王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則嚭受僇也吳越春秋吳王伏劍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幷妻子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軍士人隰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則伯嚭被誅幷及妻子且詳嚭葬處越絕書言宰嚭之死者五亦曰幷其妻子而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則又及嚭妻子死處宰嚭之誅

且及其族者矣劉向說苑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則又言嚭實葬江魚之腹豈越將殺嚭以謝吳而重違其平昔不欲施之刀鋸而投畀之然與抑亦以出爾反爾其沉嚭以償子胥之忠魂與丹鉛餘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句也予竊疑之一日讀墨子曰吳起

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蓋吳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

乃彰撰此事以譏後人於疑網也此論甚矣然則吳平之後越行蜚廉惡來之罰於太宰嚭又行夫喜之誅於西施而并浮之江以隨子胥之鴟皮矣嚭與西施內外比而滅吳爲越盡力又爲越翦其所忌而殺子胥吳亡二人且以爲越德而行自及之夫禍人國者亦豈其身家之利耶然越可謂有刑政也哉宋王銍考范蠡載西子之妄本出於杜牧之詩所謂西子下吳會一舸逐鴟夷銍解詩意却與升菴合銍書宋子嘗賞其精博然詩人多隨

意浩學無是爲有其不足考按故實久矣必若銍
云别宋之問詩所謂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
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又作何解有何故實耶

姦臣不死有二

姦臣不死有二春秋時有傳吳太宰嚭死於魯者子
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不死也久之有自吳來者云
太宰嚭果不死子貢問曰夫子何以知宰嚭之不
死也孔子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
也宋宣和末蔡京病極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
用謂陸宰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

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見唐文粹 陳子讀之曰。夫佞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因申其義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是以吳既亡而宰嚭沉。見劉向說苑 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無極誅。懷王囚而靳尚刺。見戰國策尚為張旄所刺史記上

大夫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余故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此義明庶其爲佞人戒歟其有冢乎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曰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見列子呂氏春秋予以爲此非孔子之

言也其言是也其所爲言非也夫襄子之言豈其褱哉襄子審憂得城之亡胡然而攻翟襄子且將盡有翟也豈特二城而遽憂亡哉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春秋書正朔而大一統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誼明矣是時雖周天子在上而諸侯亦各爲其一國君故各以其君卽位之一年。改元紀年。而以行之於其一國若頒曆授時。則惟出於天子。則春秋之季

而諸侯告朔之禮猶不敢廢所以重正朔而大一統者當如是也此春秋魯史也其書元年者魯某公之元年也於是焉而繫時繫月曰春正月則疑於正朔之無所禀承矣故特書曰春王正月以別嫌明微亦且紀其實焉此書法之自然蓋魯史之舊文非孔子之特筆也非直魯史至於列國之史無不皆然若周史既書某王元年則不待更書王正月而自見此元經書帝某年又書春帝正月學步效顰疊床架屋所以貽笑於後人也而東萊呂

春秋斷行宜當代

[illegible]言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月爲時之無王也不知使時有王孔子作春秋書年書月當以何書可謂鑿於理而蔓於詞矣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是則當時晉楚各有史惟魯史名春秋耳今按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

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問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告士亹之傅太子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夫晉舍曰乘楚舍曰檮杌而其臣所以對君與傅太子皆稱春秋豈春秋雖未經孔子筆削而其善惡之文勸戒之旨固已獨行於當代有非列國之史之可同語者耶

孝經卜其宅兆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今按墓有宅有兆故孔子幼孤及喪母合葬於

防而莫知其父墓處謂墓穴也古者墓而不墳穴其下揜其上即平地耳初葬叔梁紇時徵在以少故不臨葬孔子方三歲不知也孔子少長則當夫歲時寒暑之變雨露霜雪之感既祭於家復拜於墓且既爲東西南北之人則去國必哭而後行反則展而後入皆即其塋域徘徊瞻戀悽愴怵惕以爲先人之遺體魄藏焉豈容識其塚壙之所在乎至於喪母而祔則魯人之祔也合之將並兩棺於槨中有不容於不知不容不慎焉者聊蔓父之母

君子居喪讀禮

與徵在隣善。蓋先時徵在嘗託以視葬。故獨能知之。而孔子得以問而知之也。此事在人間。父母塟日。相距大遠。或幼孤少寡。往往時值。況三代之世。非有四尺之封乎。禮記旣支離其詞。史記復傳會其事。悠悠千古。遂成不破之疑。此殊可恠耳。

記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何謂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弗學也。及旣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今親如死悲哀爲瀆焉。如弗欲生倪而

讀禮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
預擬其親而儲以爲之用也禮喪事君子恥具一
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有歲制時
制月制日制是時則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
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乎夫預凶事
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開元之
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嗣而山陵之禮遂無
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爲愛也非君子之所以事
君父也或曰温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喪事焉子

陳子車止殉葬

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夫至完之言何如曰覈已獨未若以吾之言荅之也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謀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何燕泉以爲亢之言祇足

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匹婦之行。固有慷慨一時
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亢之言。豈不有以啟
之。余謂使若陳子車之妻。能慷慨殺身。則所以養
夫子之疾於下者。必不待假諸其人。而復以謀諸
人。以謀諸其人。以假諸人。則必不能自殺以殉葬
此陳子亢之言。所以應機而中也。及讀五代史至
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妻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
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
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

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温本中國人也以才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臂。而釋思温不殺。夫思温之言。無以異於子亢。思温幸卒得不死。而述律之解腕。幾無難於殺身。使子車之

妻之姊之喪。有如是比。則雖子亢之言。亦無所謂。

譏一而勸百矣

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疏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爲上卿。强且專國政。人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其餘大夫之門。猶有着齊衰者。故云將亡也。然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說之。予按杖齊衰雖公

門不說而況斬衰且不說於公門況後世之司府州邑以季氏之強世顓國柄如二君於魯而蹻固能守禮矯衆且秉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卹季武子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不敢以爲忤蹻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有媿於季武子者不亦多乎又按曲禮重素不入公門苞屨扱袵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門在魯則謂魯公之門要皆君門也大夫則不稱君雖天子之卿大夫亦不稱君無公門矣

獻公當祭必告為非禮

斗

宋故宰相劉沆子瑾為館閣校勘父亡得襄贈知制誥張瓌詞語泛譏貶瑾滂泣不能食闔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為改書命黜瓌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謂宰相政府門亦公門至以禦人之斬齊則宰相不學之故也

慈湖家記云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予之邑裘氏予縣潘氏書而納

諸侯。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見檀弓下篇。無譏焉。
蓋嘗論之。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當祭而廢者。
惟天子崩后之喪耳。臣攝其事則君薨夫人之喪
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
門不得終廢禮者。孔子曰后之喪耳。不聞以卿之
喪而廢也。况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
必告。私也。不釋服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
遂以襚之。予之邑。予之縣。亦可少緩乎。知孔子不
以卑爲伯魚顏子之槨。則天理流行。人欲消釋。非

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按慈湖論禮此一段託爲精密獻公暴妄之君也既以此失國幸而得入猶不悛以及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獨不可以俟立朝乎柳莊諫殆不果班及柳莊寢疾疑其卽死志不在祭有當祭必告之命已請於尸不說祭服而往吊遂以襚之與之邑與之縣縱縱皇皇然若將弗給於事者猶及郊班邑之初心也豈知重禮而尊賢者哉或曰然則當祭必告毋乃禮與曰非禮也使禮無不告則獻公不俟戒矣胡氏

曰禮莫重於當祭大臣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悉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是也曰昭公十四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春秋無貶辭何也曰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夫籥入而卒於其所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闔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不忍於徹而去之故去樂卒事所以為禮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叔弓卒於宗廟之中猶去樂而卒事不為

女子未嫁以死殉所許之夫論

廢祭。柳莊卒於正寢。尸在宗廟之中。未及送而去之。其爲非禮也甚矣。後世若魏淮南王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爲廢祭。臨視哀慟。梁大將軍馬仙琕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卽幸其宅。哭之慟。皆爲輕徇人情而忘忽天理。貪好賢之美名。昧尊祖之實德。臣子爲重。祖考爲輕。是背失之矣

女子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清江敖氏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

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未稟命也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陳子曰女子子者非他父母之子也其許嫁於人莫之嫁焉是固父母之子也從父生死制之夫又將焉從乎夫婦也者非人女子之所得自為也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言死之勇也無死之禮也雖然無死之而已乎春秋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畢喪女不肯歸

終之以死。月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嘗言
出於此。今也不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
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
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而待
葬而除焉可也。然則弔而返服以待葬而除焉。斯
禮之正也
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曾子問女未廟見
而死。則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兒既聘而未行者乎。周召南之國。有女既聘而男暴之者。其女不可。因訟於召公。而有行露之詩。見列女傳。此與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彭老生爲妻。禮未成。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一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緣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老生怒而刺殺之。女尚能言。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

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詣官。大和七年。有司上其事。詔標其墓。號曰貞女。辭兩事觀之。夫六禮不備。則貞女不行。旣聘之男。如生猶曰。兄弟死而輒相爲夫婦可乎。女曰從父。而自行可乎。男不可暴女。而女可從男乎。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也。然則春秋衛女之事。誠過也已。近世陸儼山顧豐堂漫書云。張莊懿公鎣

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頤侍讀士廉以為言歸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雖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脩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于餘言不罷郡中　閱予特薦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郜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聯以為過於中庸格不

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朱子答王子合書論曾子易簀之義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至善但謂曾

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但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

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終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按朱子此書斷然以華而睆爲大夫之簀以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爲非禮然既曰非禮不察而受之又不察而用之至於病已革而尚未

之能易乃不及一童子使微童子之言則所以置其手足於非禮之地雖曾子至是且不免也何以爲曾子諱恐未然臨川吳氏曰考之於禮簀篳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童子見之驚其華睆故曰大夫之簀與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亦未爲害故子春元中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盖曰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

時平時夜臥在燕寢將終則必遷於正寢平時亦
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使死於婦人之手
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
簀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簀也
諸儒舊說竝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
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倘大夫
之簀與士之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
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至於將死而猶
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

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此說獨精當其謂禮寢簀有華素無貴賤原無所謂大夫之簀童子但幼小駭所未嘗見本不可謂之知禮皆從前諸人所未及必如此然後於曾子平生察理之精檢身之密及死而任道之勇皆可以槩見不然但如子合之言所謂知其非禮不欲爲已甚而聽

柳下惠嫗之論

勉以受之固出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君如朱子所謂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則天下之事孰非因仍習俗所墮壞魯僭周三家之僭魯亦習俗而不自知耳魯公曰吾何僭矣此豈復自知其僭可以謂曾子而有是乎

或問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仁夫惟其心之足明也陳子曰不然君子之所以明於天下將惟其心而已乎即證父之攘而曰吾心之未始不孝也兵以脅其君而曰以行吾心之忠也紾兄之臂而以爲

吾弟也而可乎夫所以著吾心之信者必迹也禮於男女之際辨之嚴矣曰不雜坐也不同椸架也不同巾櫛也不親授也不共井也不同湢浴也不通寢席也不通乞假也不通衣裳也授受則不通問也諸母則不漱裳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則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也同器而食也記魯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闑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夫叔嫂也母子也姑姊妹兄弟也其尊也親也此其大倫之可以云嫌者也而猶不

故累於形迹之近而況與有嫌於此者乎坐也椸
架也巾櫛也授受也井也湢浴也寢席也乞假也
衣裳也此其外物之可得而假者也而猶致謹於
形迹之似而況且有嫌於此者乎逆旅之女子此
其情之有疏於此者也解衣而覆嫗之此其迹之
且有嫌於此者也於此而可又曷不可乎夫君子
之於天下無一物而非愛也然而鄉隣有鬭必不
被髮而往救井有人焉必不陷其身而從之何則
於人有可赴之急而於我則固有不可越之禮而

不可罔之智也拯人之危而先寘我於不潔之地可疑之迹是越禮而罔其智也夫夜寒之女子未必死也而死亦人之所不免而吾之所無如之何也然吾不救而死是死一行道之女子也內之於懷而覆之衣是救一女子而決男女之防壞先王之教也此一女子無故夜行又望人而託之宿內之懷而并心焉故惠也猶得以乘彼之愚而行吾之愛也即楚之貞姜且有寧水死而不下臺以俟其君之命者宋之伯姬有寧火死而不下堂以待

其姆之至者。彼誠以爲禮重於生。棄禮則不如死也。而得而姬之乎。則惠也得毋望而愧乎。凡聖人之所爲。後世人之所倣也。堯舜之禪讓。而後世且有以竊人之國。湯武之放伐。而後世有以下偪其上。彼數聖人之舉動。且昭昭然。揭大義而行之天下。而猶不能必善其後。而況乎處嫌疑之跡。開褻汚之端。自此始也。後世且有踰而奔者。皆曰實於柳下之爲。而何以止之乎。凡禮必始於謹嫌疑。不之田而履不納。李之蹊而冠不整。畏其形之似也

盜泉之水渴而不飲惡木之陰勞而不息誠惡其名之近也夫形之似而異之名之近而惡之而況將有處其實乎踰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夫不得妻與夫一行道之女子孰重然而寧不得妻而不摟也況將裸體袒裼而救一行道之女子乎是其所全者幾何而所喪不亦大乎蓋此出於書記之所傳恐柳下惠未必有之苟其事出於柳下惠則猖狂棄禮不恭之罪惠誠無以辭之又何以風天下而師百世然而孔子稱

其直。孟子稱其介則固不宜惡之有此也或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則何如曰是固不倫也嫂之於我戚也長也異乎逆旅之婦人行道之女子也況乎援以手者固朗於體覆而溺以書者抑表於夜行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不以富聞。擬季氏益非倫也。然則謂季氏富於周公正謂其富於魯耳此魯也周公始封之魯也如曰富於魯則今魯固貧矣萬而僅其二人射而不足三耦雖富之庸愈乎故曰富

於周公蓋指其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初而言也
緣季氏雖用令魯而加以掊克故富過之

正名　按子由古史曰衛之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
欲正之豈將廢輒而立郢與其亦將教輒避位而
納蒯聵耳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葬然其入
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非
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故其為世
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猶
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容齋三筆曰夫子所過者

化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當非下豈不移者存
其用我必將道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命爲虛左
以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傳
習錄曰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恐
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
去廢他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
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
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
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蒯聵豈不感動底豫

蒯聵既還輒乃致國於父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
子至誠調和於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
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
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群臣
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
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
復為衛君輒不得已乃如後世太上皇故事率群
臣百姓尊聵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
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

於天下矣按從前諸儒說孔子正名於衛謂云孔子當廢輒立郢以事理度之夫已事之輒廢之非情也且聵父之人一旦立於人之本朝乃遜而議廢立可乎告於天子天子不能知告於方伯則晉固使趙鞅帥師納蒯聵於衛矣故當於事理而協於人情則三說爲允必也使夫衛國不改其禰聽君臣父子油然而各得於理則陽明之說較尤獨優乎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孫奕云

攷家語孔子適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游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耻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据而云然則南子者爲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

夫子自矢道否

十一

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見餘冬序錄予初亦嘗其說且疑朱子註論語不知何故去之及攷困學紀聞云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illegible]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蓋[illegible]不通然後知孫說非事實而朱子之不取有以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若如朱註則孔門

幾許大事。以聖人心胸。師弟之際。輒指心體。天以
禍福爲解。恐非平居廣大和平之指。程氏遺書謂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
其善心。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
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比
朱註差近。然使南子理無可見。何天命使夫子必
見耶。愚謂當時夫子既道不可行於衛。偶南子有
以誠意欲見夫子。夫子亦以理見之。子路不悅。謂
夫子詭遇以求獲耳。故夫子未暇明言其當見與

孔子稱賜不受命而貨殖

已不得不見而但直語之曰道之不行天也蓋曰予豈違天以僥倖者所以白其本心而曉子路耶

謂辭不迫而意至矣

孔子稱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譏其學於仁義之道而猶不忘是心異乎顏子之屢空耳豈若販脂賣漿灑削胃脯曰遑遑焉者哉傳貨殖者乃列子貢使與白圭烏氏倮等同曹隋珠之雜糞壤也不亦謬乎文謂其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予以爲匹夫無執圭而交禮於邦君譙則內之獨其謂

所至分庭亢禮蓋諸侯慕其聲實因而賓之亦非以富也或曰廢著鬻財信乎曰古者有四民而士之末遇不恥為之士而農伊尹之耕野是也士而工傅說之版築是也士而商膠鬲之鬻販是也或曰王克之論何如曰王克之自敘也自傷其以貧賤見躓反跂而高之可矣何必詆富子貢不幸而富孔子有貨殖之言而班史列傳復以儕之猗頓陶朱之流固大紕辱矣克言又甚曰士願與憲同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跖比跡抑

又曹賜於跖也可乎

魏李業與使梁梁武問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與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原壤何處人對曰註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自今始既無大過何容棄之愚謂原壤母死且登人之木而歌女手斯豈薄物細故而孔子尚欲以親故全交也

耶業興之對殆非也蓋是時孔子固已絕矣絕友者令其可交至於交絕而猶不出惡聲者厚也故佯爲弗問也者而過之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則不鳴毋求之鼓不歌孺悲之瑟君人之得失無我預者則亦以塗之人俟原壤而已矣其絕之也固已甚矣從者不知而怪問之則孔子有難於顯言焉故曰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蓋一時之權詞非孔子之情言也

治人以短

教人者先察其所短而治之故柴之愚參之魯師之

任人以長

辟由之珍而學於孔子皆可以成德取人者當量其所長而任之故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而用於孔子皆可以從政以短治人教之嚴也以長任人用之寬也

正誼明道

正其誼不謀其利誼正即利奚謀哉明其道不計其功道明即功奚計哉故謀而後利違誼之利也誼外無利非誼之利害而已矣計其後功違道之功也道外無功非道之功罪而已矣强兵富國非曰亡利而不勝其害也尊王攘狄非曰亡功而不勝

楊氏墨氏

劉向孟子論詩不失孔子之旨

其罪也

仁可無於楊氏之爲我而不可無於不敢橫私其身之一語義可無於墨氏之兼愛而不可無於不忍薄葬其親之一事

漢書劉向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今按孟子謂孔子讀此詩而讚之曰仁不可爲衆也與向傳异

然向意以殷滅亡者蓋主於喻漢而孟子則欲風齊梁之君以周之所以興要皆爲不失孔子之旨可也。

餘冬序錄謂靳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予謂此語亦非獨晁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爲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於富貴者之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於功

名者不足以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此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爲人君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此志於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此志於功名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人者正巳而物正者也此則和順於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爲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人臣不可以怨讐視君

不更莊卅爲卑子之過而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聞讐言人者弗與之同國弗與之共天視其君者昌至是既君之而讐之可乎非所以教人爲臣也漢賈傅曰王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遇其臣如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其旨稍平然曰以犬馬自爲則非矣夫王遇我以犬馬我獨不得爲麟鳳乎

臣章孟子禮之呂覽記其言論爲多史記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注

章子。即匡章見孟子。今按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
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
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於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
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
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王𤼵將而擊之。王曰。
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
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啟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
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

曰非不能更娶先妾也臣之母欲得罪臣之父臣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娶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汪亦以章子則匡章蓋必有錯彼父母間如是甚責善於父意必以是故與章母得罪於父其嚴止於放已手殺之而又不以徇馬禮葬甚矣章蓋庶幾乎將成母於父而不能以得罪其父則黜妻屏子既以自罰猶將以身悟父而萬一焉迄於不可則章子之不得為孝非獨溷溷間人語矣

然其志其事不有可原者耶。此孟子所以有取與。或曰其不更葬母則如之何。曰章子過矣。固有違而道者。語曰孝子從道不從父。魏顆不從其父之亂命。陳乾昔之子。以父命非道則不從彼於婢妾閒猶正之。而況其母乎。況重以君之命乎。章子過矣

孟子上篇卷之三